

江柳 著

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

新华出版社

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

江 柳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9210
JL

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

江 柳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80,000字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261-4/G·420 定价：4.20元

根据我的科学
观，任何科学理论都
是试探性的，暂时
的，猜测的，它们都
是试探性的假说，而
且永远都是这样的试
探性假说。

——波普

目 录

自序.....	1
1 新闻传播与系统科学	12
2 传播模式论	42
3 新闻事业论	68
4 新闻控制论	89
5 社会功能论	125
6 新闻信息论	148
7 新闻真实论	179
8 新闻价值论	199
9 新闻记者论	216
10 新闻接受论	238

自序

1

很久以来有个流行的观点：“新闻无学”。意思是说，现有的中外新闻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实用性理论，没有上升到哲学高度作出理论性的概括。这话似有一定道理。在国内，除甘惜分教授的《新闻理论基础》外，大都是实用性理论。我国翻译的苏联、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理论专著也是这一类。难怪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和理论家李普曼说：“象新闻业这种公共事业，我们对它的期望是那么大，可是，从它那里得到的却是如此之少，这个问题居然没有成为人们关心研究的课题，真是太不应该了。”（转引自《城市社会学》）

我不是贬低实用新闻理论。在培养实践型的新闻人才上，它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解答不了一些根本问题，例如，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事业？什么是新闻信息？为什

么新闻事业要具有党性、阶级性、指导性？什么是新闻价值？……经验的总结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础上，仅仅根据马列的个别论点，根据前人采、编、通的经验，是无法编织范畴网络的。我的学生在课下发牢骚说：“我真不懂教科书的这些章节按什么逻辑安排的，有些论点前后矛盾，到底哪个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例如说，什么是新闻？我们经常引用的定义，是三十年代从日本、美国引进的，用它来指导今日的新闻实践显然过时了。例如，预测性新闻报道的事实，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实，不是新近发生的。再如，什么是新闻价值？如何选择有价值的新闻题材？这就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如果将西方的新闻“价值素质”说，当作我们的观点，显然是将资产阶级价值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了。其实，他们提出的“接近性”、“新异性”等等，不是价值素质问题，而是接受心理学问题。他们重视“共同兴趣”，是重视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操纵受众的思想情感，来使劳动人民异化，使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心灵在精神强刺激中兴奋一下，恢复暂时的平衡。他们所说的“共同”，是不包括普通劳动人民的。这一点，连美国传播学家本·巴格迪坎也承认：美国的大众传播是“没有大众的大众传播”。他们是为了满足金融巨头利润的需要，满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传播的需要而发展新闻事业的。其新闻价值就在这里，哪里是满足了人民的“共同需要”呢？就拿“需要”来说，有正价值的、积极的需要，也有负价值的、消极的需要，大众传播满足哪一种“需要”的内容

才是有新闻价值的呢？我说这些，无非是说，仅凭过去的经验和搬用西方的新闻观念，是不能解决基本理论问题的，我们必须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体系。

然而，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一方面，它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科学，不研究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就弄不清新闻这个系统从属哪一个大系统；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个独立的新闻传播系统，必须涉及系统科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自组织论）、思维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符号学、接受心理学、美学等等边缘科学。仅仅根据新闻史、新闻实践经验是很难弄清问题的。例如，新闻接受问题，我们的新闻经验中就没有，新闻理论著作中也就没有这一范畴。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遵循的心理学是刺激→反应的灌输论，以为只要我宣传什么，读者就一定被动地接受什么。这样一来就只研究传播的内容与形式，根本不去研究受众，不研究他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不研究他们历史和当代形成的认知结构和当时的心理状态，不研究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才为受众乐于接受，更不研究信息反馈和据此来改进宣传舆论工作。这样一来，新闻学就只论述控制问题（党性、阶级性、指导性、批评性等）、新闻信息本体问题（真实性问题、记者素质问题）。接受问题呢？对不起，没有了。新闻信息的全部流程只剩下传者、媒介这前半截，没有后半截，成了“断尾巴的蜻蜓”。这当然缺乏科学的完整性了。要研究接受问题，非涉及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

需要论不可。

与新闻有关的边缘科学很多，可惜我已过“耳顺”之年，只能将一点肤浅的知识加以理顺，建构一个体系的雏形，无力作深入的探讨了。

2

在探讨过程中，我不断明确的一个观点是，社会为什么需要新闻事业。社会需要新闻仅仅是为了让群众和领导了解新近发生的事实吗？进一步说，仅仅是权力系统需要这个媒介工具向受众传播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事实，来宣传、指导受众的认识与行为吗？过去的理论都是这样说的。可是，权力系统靠什么来控制？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本本”吗？如果回答说不是，那又靠什么？靠主观意志？靠权力？我们过去是凭“首长指示”来指导新闻宣传的。指示正确，新闻宣传推动了社会发展；指示错误，新闻可以将天下人的思想弄得大乱。“文革”十年就是如此。靠“本本”指导会导致教条主义，靠首长意志指导会导致主观主义。那怎么办？自组织理论告诉我们：要正确地指导或控制调节，就要既尊重历史辩证法揭示的规律，又要尊重现实的信息反馈。政权系统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由信息反馈得知）相结合而制定的。这些决策通过新闻传播之后，在执行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时，新闻机构要发挥作用，就要收集反馈信息，加

以比较、分析、综合，找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出在决策上，还是出在认识上或执行上。找到了就以内参形式提供决策部门参考，对决策加以修订；出在认识上或执行上，就要指导，就要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供执行者参考。这就是自组织、自控调活动。如果不问反馈，只问传播，新闻媒介就失去了作为社会软控调机制的职责，产生不了什么作用；反之，如果据反馈加以控调，新闻就能产生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认为，新闻事业是影响社会兴衰的社会文化事业。社会需要新闻事业绝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求知欲，满足文娱需要，而是为了通过新闻信息，对社会认识、社会行为进行控调。

从自组织理论来看，说新闻事业影响社会兴衰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因为大众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信息。政治家正是根据这些客观世界最新的运动状态和预测未来运动状态的信息，来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社会管理的；广大群众正是根据这些信息来调节社会认识、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没有快速、真实的新闻信息传播，一个人、一个社会都会处于封闭状态，而封闭意味着停滞、僵化、失去活力和创造力。图书、文艺、文娱、广告、展览等等也是大众传播形式，但它们不可能象新闻一样产生巨大的力量。

大众新闻传播，是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如果没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人类不可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改造人自身，当

然也就没有人类和文化史。这种信息交流，亿万年来是自在状态的交流。进入文明社会，才有语言、图象符号、文字等传播媒介，才开始有自为状态的信息交流。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交流都有重大的力量，甚至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结构模式。例如，东汉以后佛教文化信息的传播，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结构、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社会意识特点。今天，世界形势变动飞快，新知识日新月异，信息交流的力量就更大了。十年浩劫中，我们将自己封闭起来，对外界一无所知，还关起门来摧毁生产力，也摧毁新闻事业，结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沦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关门”就是隔绝中国社会系统与世界社会大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就是重蹈封建社会崩溃的覆辙。《桃花源记》中的社会模式是文人的幻想，当真有那个“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封闭山洞，那里的人早就灭亡了。否认新闻信息的重大意义，就如同否定生物不需要空气、阳光、水分，社会不需要物质、能量、信息也可以有生命力一样。

中国并不是一直封闭的。早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一支从北向东发展，越过“陆桥”白令海峡，给美洲带去了龙凤文化；几千年前有一支向南发展，给越南、老挝、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送去了古代文明；有一支向西发展，给中东、非洲、欧洲传播了华夏信息；还有一支向西南开发，为阿富汗、不丹、印度送去了文化成果；至于向东亚的朝鲜、日本带去文化，已是众所周知的

了。当然，我们的祖先也引进了印度、西域、欧洲等地的文化。只是一百年来，我们才与别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中华帝国”没落了。可见，没有信息的双向传播，没有新闻信息的沟通，任何社会都会衰败以至灭亡的。

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就是变全封闭、半封闭的社会系统为开放系统。这是十分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开放改革十年，举国上下生气勃勃，十一亿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建设成果令世人惊叹。在这项巨型系统工程中，新闻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十年来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包含着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劳动和心血。”（江泽民）新闻系统也在改革中前进。但是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远非人人满意。因为新闻体制、新闻观念与思维方式方法的改革很缓慢。而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新闻基础理论建设收效甚微有密切的关系。

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已拥有一亿二千万台电视机，平均十人有一台；有数亿部收录机；两千余种报刊。这种超常的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有了如此庞大的传播媒介，如果不懂得按大众传播规律办事，不仅不能发挥巨大的潜在功能，甚至会出大问题，甚至会为敌对势力提供舆论阵地。所以，研究大众新闻传播学刻不容缓。

大众传播学（主要是新闻传播）是本世纪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传到中国是八十年代初。1982年，世界公认的西方传播学集大成者韦尔伯·施拉姆（宣伟伯）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传学研究所主任来我国访问，我们才了解这

些学问。不久，施氏的传人、香港中文大学传播讲座兼传播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译述的《传媒 信息 与人——传学 概论》出版，我们才开始研究传播学。

大众传播、大众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按理论来说应该是研究大众传播的信息内容与形式、传播的流程与结构模式、传播的目的与效果。或者说，应该研究社会（党、政府以及新闻单位）如何自觉地运用控制、信息理论及其传播模式进行新闻信息的传播，使广大受众有效地接受信息和反馈信息，从而控制调节社会，使之合乎历史规律地前进；让全世界各个社会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减少混乱与冲突，有序地发展。然而，从西方和东方的传播学译著来看，没有全部回答上述问题，大都集中在传播媒介、模式与效果问题，特别是媒介工具问题上。我们不能苛求别人，只能感谢他们作了有益的贡献。他们未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探讨。

传播工具是不可轻视的。它是积极地使权能信息、智能信息、物质材料生产信息（采用黎鸣同志说）和自然信息增殖的强大手段，是使路线、方针、政策和科学文化知识转化为强大生产力的中介，是人类相互理解、减少冲突和对抗的桥梁，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杠杆。施拉姆说：

“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在短时期内，它对受传者的作用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它的潜移默化作用是巨大的。它能帮助人们极大地改善这个社会，也能帮助人们去摧毁这个社会；它能帮助人们共享教育、知识和了解情况，也能使人们

对所有这些都失去兴趣。所有这些大众传播的积极作用都不是它自身能起到的，因为他本质上不过是工具罢了——复制品、感觉器官的延长物。”

我很赞赏这段话。传播媒介的工具性必须研究，但还要研究传播什么，如何有效地传播，才能使社会不断前进，使人民获得自由幸福。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他们很难作到这一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实用研究所所长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博士，罗伯特·默顿博士说：西方的大众传播是“既可为善服务，也可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可见由谁来掌握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什么信息是传播学必须研究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大量传播恶？这两位传播学者说：因为“社会中一些主要权力集团（其中以工商界组织最为突出），日益采用宣传手段代替更直接的控制手段，以达到摆布各阶层公众的目的”，“使各阶层公众顺从社会现状和经济现状。”他所说的宣传手段，指的是传播内容“曲意迎合庸俗趣味”，使大众的“鉴赏水平进一步下降。”因此，他感叹道：“使大众传播媒介产生最大效果的种种条件本身，正在起着维护而不是改变现存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作用。”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大众传播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是西方传播学家难以回答的社会课题。

社会主义传播学者是必须而且可能回答上述难题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为大众传播理论的突破性研究和实践，创造了前提，大众传播理论体系的完善将极大地推动社

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3

我绝对不是暗示这本著作是什么理论性的突破，只是提供一点学习心得。

我是1948年从事地下工作时开始接触新闻的。当时的任务是秘密出版《新华通讯》油印报。1952—1978年在《长江日报》当文艺记者、编辑。当时学的是《联共(布)中央党校新闻讲义》。半辈子遵循的都是苏联的新闻理论和我们党的传统新闻理论，对西方新闻理论一无所知。1978年调到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文艺理论，主编《中学语文》杂志，跟新闻界算是一刀两断了。在此期间，由于研究诗歌美学，接触了系统科学及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学等等。在此基础上写了《诗歌美学理论与实践》。1987年，中文系决定办新闻专业，要我讲《新闻学概论》。备课时，阅读了大量新闻理论著作，感到从概念到范畴问题很多，迫使我考虑那些定义、概念、范畴、结构体系等等对不对，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那些经验性的原则，符不符合传播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部分的系统科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能否运用于新闻基础理论的建构？此外，又反思自己三十余年新闻、杂志工作中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教训。知新和温故，使我深信有必要有可能建构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的框架。于是花了一年教学之

余的时间草成此书。目的是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让同行们了解一下新闻学是可以不同的观点、方法来研究的。除了用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外，还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价值学、美学等等不同角度来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传播规律。

我在本书正文之前摘引了西方哲学家波普的一段话，是表明这本书是探索性的假说，是必须证伪的。如果有人提出本书中的荒谬论点和不妥之处，加以批评、修正，那就证明新闻理论发展了、更完善了。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真理，真理在实践中发展、前进。

己巳之乱后，新闻界在反思。被西方新闻学搞乱了的一些观点、方法，必须得到纠正。如果本书能在理论上帮助反思，那就喜出望外了。

一九九〇年三月于湖北大学

新闻传播与系统科学

新闻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

什么是大众新闻传播——信息传播媒介的结构因素——系统结构的原则——信息的控制与自组织活动。

新闻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没有进入研究什么是新闻信息、新闻信息本体、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等问题之前，了解一下新闻信息传播的流程，了解新闻信息传播与大众传播学的关系、新闻与系统科学的关系，是不可少的环节。特别是在大众传播学、系统科学还没有被广大新闻工作者了解和掌握的情况下，尤其必要。否则，本书中出现的大量新概念、新方法和模式，会使读者眼花缭乱，心理上承受巨大压力，产生烦厌、抗拒的心态。

为此，这一章要从系统科学知识说起，简介中也联系新闻信息问题，但重点在简介大众传播论、信息论、控制论、